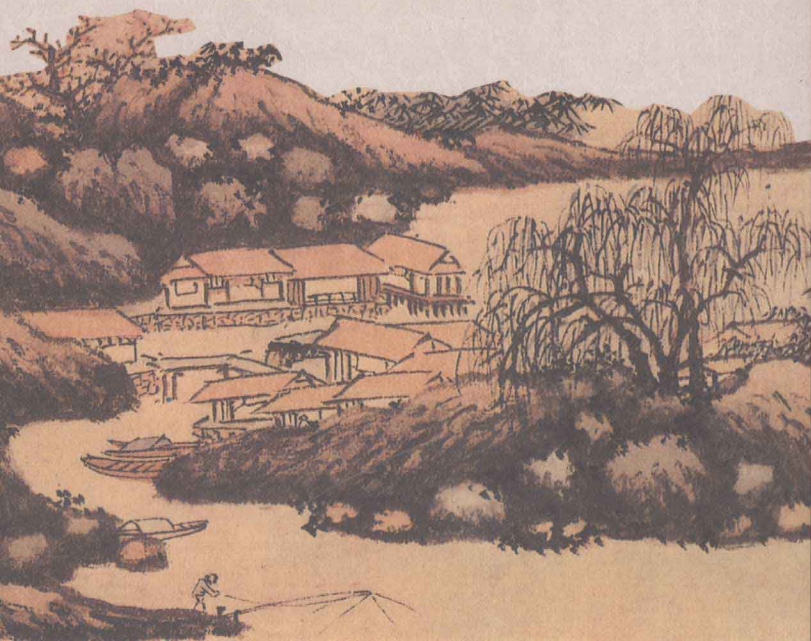


高陽作品集

【紅樓夢斷系列】

秣陵春



高陽作品集

7

秣陵春

高陽 著

高陽作品集7

秣陵春

1978年6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50元

1998年5月初版第十七刷

2000年1月二版

2002年2月二版二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高陽
發行人劉國瑞

校對黃榮珠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045-4(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秣陵春 / 高陽著. --二版.

--臺北市：聯經，2000年

404面；14.8×21公分. -- (高陽作品集；7)

ISBN 957-08-2045-4(平裝)

〔2002年2月二版二刷〕

857.7

88017390

午夢初回，百無聊賴，儘管前廳有清客，後堂有妾侍，而李煦寧願一個人在水閣中獨坐，一遍一遍地盤算心事。

唯一的心事是一大筆虧空，細數有賬——那本總賬房送進來的賬簿，擺在枕邊已經五天了，他始終沒有勇氣去翻一翻。其實就不看賬，心裡也有個數；五十萬不到，四十萬是只多不少的。「怎麼能夠再點巡鹽就好了！」他在想；不用多，只要兩年。兩淮巡鹽御史一年有五十五萬銀子的好處；照例貼補織造二十一萬，代完兩淮「總商」虧欠官課十二、三萬，也還有三十萬銀子；兩年六十萬，上下打點去個十來萬，多下的夠彌補虧空了。

其實，細想起來也不算怎麼大不得了的一件事，無奈聖眷大不如昔；所以說到頭來，首要之務是如何挽回天心？

念頭轉到這裡，散漫的心思收攏了，只朝這一點上去鑽研。他的習慣是，非繞室蹀躞不能用腦筋。因而起身下榻，跣著龍鬚草編的拖鞋，來回散步，有時拈花微嗅，有時臨窗小駐，在廊上伺候的丫頭、小廝都知道他此刻心中有事，相戒禁聲，誰也不敢去打擾他。

不知是第幾遍窗前閒眺，李煦突然覺得眼睛一亮——窗外池邊一塊面光如鏡的巨石之下，似乎有支玉簪子在草叢中。命小廝撿來一看，自喜老眼不花；果然是一支兩頭碧綠的玉簪。

「這是誰的簪子？」他一面問，一面在心裡思索；五個姨太太，似乎誰也沒有這麼一件首飾。

「是鼎大奶奶的東西。」有個小丫頭倒識得。

這一說，喚醒了李煦的記憶，確曾見過他唯一的兒媳；她那如雲如荼的髮髻上佩過這麼一支似乎由白玉與翡翠鑲接而成的很別致的簪子。

怎麼會把簪子掉落在這裡呢？莫非釵墮鬢橫在那塊光滑的大石頭上？無端有此綺念，害得他心裡好不自在；怎麼會這麼想？他自責著；然而他無法禁抑自己不這麼去想！

忽然，他有了一個靈感，想起他的這個出身雖不怎麼高，但賢慧、能幹、艷麗而且孝順的兒媳婦，曾經說過：最好能置一片義田，一來贍養宗族；二來也有個退步。似乎用「義田」二字做題目，可以做一篇打動聖心的文章出來。

不如找她去談談！他這樣對自己說；隨即將簪子捏在手中，想一想將那本尚未看過的賬簿也帶著，取了一柄團扇，輕搖著出了水閣。

大家的規矩，丫頭小廝不作興問一聲：「老爺上那兒？」只遙遙跟著；看他曲曲折折地進了晚晴軒，那裡自有人招呼，方始放心散去。

晚晴軒常來，不過都是他的兒子李鼎在家的時候；像今天這樣卻還是頭一回。不過青天白日，也不用避甚麼嫌疑；「咳嗽」一聲往裡踱了進去。

咳嗽竟無人應聲；卻看到一個丫頭正仆臥在後廊竹榻上，睡得好酣。是了！他在想，兒媳婦待下人寬厚，這麼熱的天氣，必是讓她們歇著去了。

他有些躊躇，站在堂屋裡頗有進退維谷之感；而就在這只聞蟬唱，不聞人聲之際，發覺有種異聲，細辨是一陣一陣的水聲；再細辨是發自浴盆中的聲音。

他突然有種衝動；這種衝動過了六十歲就越來越少，到近兩年幾乎不曾有過。而此時茁然勃發，那雙腳不由自主地循聲而去。

越走越近越清楚；聲音發自最西面的那間後房，正是兒媳婦的臥室；聽輕哼著的「山坡羊」，更可以辨識，坐在浴盆中，確是兒媳婦。

於是他站住了腳，重重地咳嗽一聲，提高了聲音問：「怎麼沒有人吶？」

「啊！」窗內是十分詫異的聲音：「老爺子怎麼來了？」

「我來跟你談件事，順便撿了你掉的一支簪子，帶來給你。」李煦又問：「丫頭怎麼一個不見？」

「一個告假，一個病了；一個給我倒了洗澡水，忙忙地就上大廚房搖會去了。應該還有一個啊？」鼎大奶奶緊接著說：「爹，你老人家請在堂屋裡坐一坐，我就來。」

「不忙，不忙！你慢慢兒洗吧！我等一等，不要緊。」

口中這樣說，身子卻未動，心內尋思，還有一個必是昨夜「坐更」，這會兒口角流涎，睡得跟死豬一樣。丫頭、小廝、聽差、廚子在大廚房搖會，得好一會的工夫；既無人見，做一件見不得人的事也不要緊。

這一想膽便大了，先側身聽了一下，確無人聲，方始往西移動腳步，將走近時，一看裡面垂著窗帘，不由得冷了半截；再一想：日光正烈，人影在窗，根本就偷看不成！又冷了半截。暗暗嘆口氣，掉頭而去。

那知就在一轉身之間，有了意想不到的發現；窗壁之下，離地尺許，開了約莫四寸見方的一個「貓洞」。驚喜之餘，亦不免畏懼；但一想到機會只在出水與著衣之間，稍縱即逝的短短片刻，不由得大為著急；立即偃偻著身子，掩過窗下，雙手撐地，把個腦袋使勁歪向一邊，終於能從窗洞中看到裡面了。

先看到的是滿地水漬；再看到朱漆的大浴盆，盆邊搭著一條溼淋淋的浴巾，眼向右移，是一堆換下來的髒衣服，一方猩紅的兜肚，格外顯眼，及至視線吃力地往左搜索時，終於看到了他想看的人——她正精赤條條地坐在楊妃榻上檢點衣衫，及至一站起來，恰好面對著「貓洞」，渾身上下，白是白、黑是黑；凹是凹、凸是凸。李煦口乾舌燥；耳邊「嘖、嘖」地，一顆心跳得布鼓雷門般響。

怎麼辦？他惶急地自問；思慮集中在那扇門上，而疑問極多，門是虛掩著，還是上了門的？如是虛掩，自然一推即開；那時她會怎樣？驚喊、發怒、峻拒、閃避，還是順從？以她平時的孝

順識大體，多半會巧言閃避；這只要拿定主意，不上她的當，軟哄硬逼，總可如願。可是，裡面如果上了門，一推不開；問起來怎麼說？

無話可說；說起來是一場威嚴掃地的大笑話！就算她不說；自己見了她虧心，先就怯了三分。往後這日子可怎麼過？

看來只有騙得她自己開門，再作道理。正在估量這個念頭是否可行時，不道手掌一滑，傾倒在地，失聲而喊：「呀啲！」

這一聲嚇壞了鼎大奶奶，「誰？是爹爹不是？你老人家還在那裡？怎麼啦？」這樣自問自答；自答自問，語急聲慌，卻提醒了李煦。

這不正好將計就計嗎？他不假思索地說：「讓磚地上的青苔，滑我一大跤。」

「啊！那可不是當要的，摔傷了沒有？」接著大喊：「琳珠——。」

只喊得一聲，便讓李煦喝住了，「別開笑話！」他說：「我沒有摔傷，只爬不起來；你來攙我一把，我自己就能走路了。」

「別開笑話」這四個字，提醒了鼎大奶奶。兒媳婦在屋子裡洗澡；公公就在窗外摔了一跤，這話傳出去，不知道有多少成天吃飽了飯沒事幹，只愛嚼舌頭的下人，加油添醬地說得如何不堪？

念頭還沒有轉完，已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了？她是剛套上一條藍綢的袴子，上身還裸著；也來不及掛兜肚，隨手拾起一件漿洗得極挺括的、江西萬載細白夏布的褂子，抖開來穿上，趑上繡花

拖鞋，一面扣鈕子，一面走來開門。

李煦故意不去看她，只愁眉苦臉地用一隻手在揉膀骨；等她走近了才指著院子的那株椿樹說：「一時高興，想採點香椿嫩芽拌銀魚吃，那知道會摔一跤。」

「你老人家也真是！」鼎大奶奶忍不住埋怨：「想吃香椿，只叫人來說一聲，不就揀頂嫩的送了去了？還用得著你老人家自己動手；萬一摔傷了，傳出去總說兒媳婦不孝。你老人家就倚仗著自己身子硬朗，凡事不在乎，可也得爲小輩想一想；顧一顧小輩的名聲。」

說著，彎身下去攙扶，鼓蓬蓬的一個胸脯，直逼到李煦眼前；他趕緊閉上了眼。不過心裡還是分辨得很清楚；鼎大奶奶原意扶他到堂屋裡坐定，自己進去換好了衣服，再出來找了下來，從從容容地宣布這件事，可以不落任何痕跡。那知李煦不聽她使喚，身子往西，擠得她站不住腳，只能順著他往自己這面倒的勢子，扶著他進了自己剛走出來的那扇門。

「爹！走好！地上有水，別又滑倒；我扶你進前房去。」

「不！讓我先息一息。」李煦很俐落地在楊妃榻上坐下；抬眼看著兒媳婦。

一瞥之下，鼎大奶奶大吃一驚！怎麼會有這樣的眼色；他倒是在打甚麼主意？

一面想，一面往後退；但李煦已一把撈住了她，「阿蘭！」他喚著她的小名說：「你甚麼都不用說！我疼你就是。這裡甚麼人都沒有。你喊也沒用；我也不怕。我要面子，你更要面子！」突然間，眼前一亮——來自北面的光，不會太強，但身受的感覺，亮如閃電。霎時間，李煦、鼎大奶奶，還有剛在大廚房搖會中了頭彩的琪珠，都覺得自己處身在十八層地獄中了！

「我恨不得把我的兩隻眼珠挖掉！」琪珠哭著說：「大奶奶，我可是真沒有想到——。」

「你別說了！」鼎大奶奶用平靜而堅決的聲音阻斷：「我並沒有怪你。」

「就因為大奶奶不說一句怪我的話，越叫我覺得做不得人！我的天啊！爲甚麼偏叫我遇見這個惡時辰？」

說著又要哭。甫一出聲，警覺到哭聲會驚動別的丫頭、老媽來問訊，恰是醜事洩漏的開端；因而自己使勁捂住了嘴，睜得好大的兩隻眼，充溢驚悸疑懼的神色。

「你這個人真是想不開！」鼎大奶奶嘆口無聲的氣：「我跟你說過，你只當沒有這回事，甚麼都丟開，甚麼都不說；不就沒事了嗎？」

「是，是！我聽大奶奶的教導，甚麼都丟開，甚麼都不說！」甚麼都不說，那是一定的；怎能甚麼都丟開？琪珠這樣想著，不自覺地又加了一句：「我一定甚麼都不說！如果漏出一個字去，教我爛舌根，活活爛死。」

「別罰這種血淋淋的咒！你睡去吧。」鼎大奶奶有些不耐煩了，「你容我一個人清清靜靜坐一會，行不行？」

「是！」琪珠怯怯地說。

她沒有忘記伺候女主人一天，最後該做的事，先去鋪床，拉散一床紫羅夾被，虛疊在裡床；然後放下半邊珠羅紗帳子，用蒲扇將蚊子都趕了出來，放下另半邊帳門，嚴嚴地在蓆子下面掖

好。

接著，去沏了一壺六安瓜片，連同松子糖、核桃糕、鹽漬陳皮、杏脯四樣零食，做一托盤盛了，送到擺在屋子正中的那張紅木八仙桌上；又從櫃子裡取出來一匣象牙天九牌，一本題名「蘭閨清玩」的天九牌譜，跟茶食放在一起。每逢「鼎大爺」出遠門；這些就是她排遣漫漫長夜的恩物。

最後，檢點了燉在「五更雞」上的紅棗蓮子銀耳羹；又續上一根驅蚊的「艾索」，方悄悄地掩上了門，捧著一顆被割碎了的心，回到下房裡去受心獄中煎熬。

「琪珠！」還在納涼的琳珠說：「今天不是該你坐更？怎麼回來了呢？」

「大奶奶說人少，輪不過來，今天不用坐更了。」

「昨天不也是不該我的班，給珊珊打替工？大奶奶就不說這話，可見得是格外疼你。」

琪珠懶得跟她多說，鼻子裡「哼」了一下，管自己進屋。

「這麼熱的天，你在屋子倒待得住？」琳珠臉朝裡問說：「琪珠，我問你；你倒是甚麼事哭得那麼傷心？」

「誰哭了？不死爹、不死娘，哭個甚麼勁？」琪珠沒好氣地罵道：「好端端地，咒人傷心！傷你娘的心！」

鼎大奶奶的「四珠」，以琪珠最大、最得力；琳珠挨了罵，不敢回嘴。不過，她的心裡藏不住事；走到屋裡壓低了聲音說：「琪珠，我跟你說件事；你要不要聽？」

琪珠心裡一動，隨口問道：「甚麼事？」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老爺來看大奶奶——。」

一語未畢，琪珠斷然喝道：「你要作死啊！嚼的甚麼蛆！」說著，一巴掌將琳珠打得差點跌倒。

「你幹嗎發那麼大脾氣？」琳珠捂著臉說；若非琪珠的一句話能決她的禍福，真能動手跟她對打。

琪珠也很後悔，自己亦未免太沉不住氣。於是換了一副態度，陪笑說道：「好妹妹，我不是有意的，你不知道我心裡煩。我看看，打疼了你沒有？」

左頰上五條紅印子；這一巴掌打得夠狠的。琪珠少不得好言安慰，又將鼎大奶奶從南京曹家帶回家的西洋玫瑰霜與西洋水粉，各分了一瓶給她；拿她哄得沒事了，方始問她「夢」中之事。

「我也記不太清楚，睡得太迷糊了。彷彿夢見老爺來見大奶奶；大奶奶還叫我，我還應了她的。」

「你在夢裡頭答應？」

「也不知是夢裡，還是醒著，反正記得很清楚。」

「越說越玄了！」琪珠問道：「後來呢？」

「後來，後來就不知道了。」

「你這叫甚麼話？」琪珠抓住她漏洞，絲毫不放地問：「你不說你還答應了大奶奶？」

「是啊！答應是答應了，一雙眼睛就像拿膏藥黏住了，酸得睜不開。」琳珠想了一下說：「大概我聽大奶奶沒有再叫，心思一鬆，翻身又睡著了。」

琪珠覺得她不像說夢話。大奶奶只叫得一聲；如果叫第二聲，就不會有這件事；或者琳珠是那裏死懶，自己也就錯開了那個「惡時辰」，合該自己倒楣，還說甚麼？

「琪珠，你在想甚麼？屋子裡好熱，咱們到院子裡涼快涼快去！」

「琳珠，我可告訴你，」琪珠突然又變得兇巴巴的樣子了：「你剛才跟我說的話，不管有影兒，沒影兒，可千萬不能跟第二人說；連大奶奶面前都不准說。如果你漏出了一個字，你可仔細看，自有你後娘收拾你！」

這一說，將琳珠的臉都嚇黃了。她也是「家生子」；老子是轎班，娶的二房悍潑無比；有一次琳珠犯了錯，鼎大奶奶叫她送回家，她後娘那一頓毒打，差點要了琳珠的命。所以琪珠才拿這話嚇她。

一則白天睡足了；再則貪院子裡涼快；三則心裡老盤旋著琪珠的神氣與言語，越想越納悶，因而到了四更天，琳珠還是毫無睡意。

於是她去巡視前後正屋——那是琪珠託她的；知道她睡得晚，說是「今晚上沒有人坐更；你臨睡那會兒前前後後去繞個彎兒，也裝個樣子。」爲的是倘或有那窺伺的宵小，看有人在走動，心存顧忌，不敢下手；這是惠而不費的事；琳珠自無不可。二更未打去繞了一圈；三更剛過又去

走了一遍，這一次是第三回。

頭兩回都看到鼎大奶奶屋裡有燈光，琳珠並不覺得甚麼；四更天了還沒有睡；卻是件罕見的事。她忽然心中一動，何不敲門進去，說一聲：「轉眼天就亮了，大奶奶還不歇著？」這一來顯得殷勤；二來也見得她做事巴結。鼎大奶奶素來大方，一高興說不定就會揀一兩樣不太時興了的首飾賞下來。

主意一定，毫不怠慢，繞迴廊、到前房；站住腳先輕咳一聲，然後舉手叩了兩下門，臉上已堆起笑意，只待鼎大奶奶開口動問；便好笑盈盈地答一聲：「是我！」

等了一會不見動靜，再叩第二次；依舊毫無反應；琳珠不由得困惑了，鼎大奶奶從來不熄燈不上床的，何以明晃晃的燭火在，而聲息全無？

正不知應該回去，還是應該設法窺探究竟時，突然發現窗紗上大起紅光！琳珠吃驚不小；拔腳便奔，到得廊上，只見窗上一片紅，裡面燒起來了！

「大奶奶，大奶奶！」她極聲大喊，凝神一聽，仍無回音；琳珠知道不必再喊了，向冰紋花樣的窗格，一伸手，戳穿了新糊的窗紙，在裡面拔開了門，向外開了窗子，使勁一把扯掉湖色冷紗的窗帘，只見置在紅木方桌上的那座雪白銅燭台之下，堆滿了蠟淚，其中大概夾雜了甚麼可以代燭蕊的棉繩之類，以致火雜雜地燒得滿桌是火。

琳珠不是膽小的人，看清楚了倒不怕了；爬進窗子去，從床上拿起夾被，高舉撐開，看準了往桌上一罩；眼前頓時一片黑，摸索著揀滅了火；自己很滿意地舒了口氣。

「琳珠！」

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可真把她嚇壞了；嚇得辨不清方向，辨不出聲音，「大奶奶，」她的聲音發抖：「你在那兒？」

「琳珠，是我！怎麼啦？」

這才弄清楚，是琪珠在窗外發問；她的聲音比自己更驚恐，琳珠知道是因為自己極聲大喊之故。

「大奶奶呢？」琪珠緊接著又問。

「不知道在那兒，屋子差一點燒起來！」

「你快開門讓我進來。快，快！」

等房門一開，琪珠直衝進門，取一根抽水煙用的紙煤，在五更雞上點燃吹旺；點著了梳妝台的蠟燭，燐燐一片霞光，遮蓋琪珠蒼白的臉色，卻掩不住她眼中的疑懼。

「大奶奶！大奶奶！」

琪珠擎著燭台從前房到後房，直奔那扇「地獄之門」，只見屈戌緊扣，頓時臉色大變。

「前後門都關著，會到那裡去了呢？」琳珠茫然地問。

忽然，她發現燭燄在搖晃；而幾乎是同時，又發現琪珠身上抖個不住。她趕緊從她手裡接過燭台，身子往後一退，將燭台擎高了一看，連兩條腿都在抖。

「琪珠！」琳珠大聲嚷道：「你別嚇人！」

「你，去看！」琪珠已無法說成一句整話：「夾弄。」

前房那架碩大無朋的紅木架後面，有道高與床齊的隔板，跟後房的板壁，形成一條四尺寬的夾弄；那是鼎大奶奶一處禁地，除了貼身丫頭與「鼎大爺」之外，誰也沒有到過——琳珠被提醒了，鼎大奶奶一定在那裡。

一想到此，她也發抖了：「去啊！」琪珠很吃力地慫恿：「你不是甚麼也不怕的嗎？」

這句話很管用，琳珠的膽氣一壯；記起一句蘇州的俗語：「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由得衝口答道：「我去！」

將燭台放在後房門口，燭火照出來弄口極鮮豔的一幅門簾；白緞面子繡出一棚紫葡萄；下垂一架用金色鍊子拴著的紅嘴綠鸚鵡；棚架上一頭弓起了背的波斯貓，虎視眈眈地望著鸚鵡。簾幅之下還有花樣，叫甚麼「潘金蓮大鬧葡萄架」——爲這幅門簾，恩愛小夫妻倆大起交涉，鼎大奶奶不准掛，說傳出去惹人笑話；「鼎大爺」道是房幃之中，等閒人不得到，掛之何礙，又道這幅門簾上的花樣，有兩樣好處：一是鎮邪，有它在，不怕金珠寶貝會被「鐵算盤」算了去，這倒是鼎大奶奶聽人說過的，她自己十來口放緊要東西的箱子，便都有仇十洲的春冊壓箱底；再是避火，鼎大爺說火神菩薩原是女身，而且是未出閣的大姑娘，幾曾見過赤身露體的男人？一見自然羞得滿臉通紅地逃走，這火又那裡燒得起來？鼎大奶奶聽這話新鮮，不過也不能說是沒道理；終於還是如了鼎大爺的願。不過，一聽說有到得了她這間房的至親內眷來作客，頭一件事就叫丫頭換夾弄門簾。